

# 对吴庄附近道路和运输的回忆

刘树霖

## 道路

吴庄村位于古城良乡和房山城之间，东距良乡十二华里，西距房山十五华里，北面十二华里处是河北沟广大山区进出山的交通咽喉坨里，村南面对广阔的华北平原，村东有一条上世纪二十年修良的良坨铁路，但只拉煤不拉人。早年间，人们要乘火车去北京或是其他地方，必须步行十二华里去良乡或走二十华里到侯家坟火车站上下车。听以前的老人讲，那时人都穷，为省钱，常有人借火车到我村拐弯又上坡行驶的慢，扒车或跳车，不少人因此受伤甚至死亡。在这条铁路西紧挨村东是一条南北向的干线公路，路较宽，马车可对行，也可走汽车。这条路从吴庄村往南经小董村，在该村村南与良乡到房山的公路相交。往东经夏庄进良乡南门，出东门可去北京。经南梨园村可去窦店、交道和涿州。从交叉口往西去房山要经三道大石河，夏秋雨季不通。从吴庄村往西北走南坊和北坊到沙窝村南往东跨良坨铁路后与铁路并行到坨里，过坨里走大石河滩进河北沟。这是河北沟广大山区去北京和山外平原的唯一车路，也是平原广大地区到河北沟买煤、买石灰、买各种山货的唯一通道。这虽是一条干线公路，但只是土石路，马车尤其是木轮马车轧不了几天就坑坑洼洼，难走的厉害。特别是夏秋季，下雨后，有了水坑，车辆一轧就往下陷，经常是车把式使劲挥鞭打牲畜，牲畜也使劲拉，就是出不来。每到这时，人们特别是小孩子都爱围着看热闹，成为当时一景。冬春不下雨时，车辆一过就尘土飞扬，让人睁不开眼。这条路过了坨里，走大石河河滩，因河道弯曲，要反复过河，冬春季搭桥，夏秋季拆桥，所以只能季节通行。

除了以上干线公路，还有几条可走马车的土路。一条是村西，往北到南坊村与上面说的干线公路相交。往南与吴庄村西南去大董村的马车路相交。往东南去小董村，往西南去大董村，过大董村后与良乡去房山的公路相交后，再往南，经开古庄、下坡店到窦店。还有一条是从吴庄村东往东南去大紫草坞的路也可走马车。这几条路都是雨水冲刷多年形成的土路。只能马车单行，对头错车困难。如村西大小董村通南坊的路车辆常走，冬季白天短，天一黑，车到这里，车把式要经常“喔—嚯—喔—嚯”的叫喊，防止对头马车过来错不了车，就是这样，对头车碰到一起的事也常有发生。有时还打得头破血流。冬春季还可通行，夏秋季一下雨就满沟子水，没法走了。

除了上面可走马车的土路就是只可人和牲畜通行的村间路了。如吴庄村往东

经小紫草坞、沿村去良乡的路和往西经焦庄村、羊头岗村、丁家洼、饶乐府去房山的路。去良乡的路多从土沟里走，夏秋季一下雨就难走得厉害。去房山的路要过三道大石河，过去差不多常年有水，过河经常出事。还有一条路是从吴庄村往东北去公主坟村的路，走这条路可以步行或骑驴去北京。

## 运输工具

解放初期，还见不到汽车，胶轮马车也不多。木轮马车在不少地方还在使用。我清楚地记得，吴庄村没有一辆胶轮马车，只有董家有一辆木轮马车，车轴是枣木的，车上总挂着一个油瓶子，走不了多远，就得往车轴上抹油，车一过，街上就轧出两道沟，虽然笨重，但拉土、拉粪、拉庄家、拉煤，比驴驮、人担运得多得多。

解放时间不长，北京经吴庄村东的干线公路往坨里通了公交车，但那是什么汽车啊！车上背着一个锅炉，靠烧劈柴做动力。走不了多远，司机就得爬到车上加劈柴，使劲摇动鼓风机，等火着旺了再开车。乘车的人都站在车上，车后尘土飞扬，弄得车上的人灰头土脸。

小推车也是一种运输工具，但直到解放初，我见过的小推车都是木轮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串村卖盆、卖碗、卖其他东西多是推个木轮车。我家在买驴子前，父亲自己做了一个木轮小推车，推土、推粪、推庄家，父亲在后面推，我在前面拉，乡亲还夸奖说这个东西不错。

牲畜驮是那时重要的运输方法。不少人家养驴子，也有的养骡子。种地运粪、垫猪圈、驴棚造肥运土，秋收运庄家，到十几里的坨里，几十里外山里驮煤，到磁家务一带驮石灰、石板、都是用牲畜驮。家庭稍富裕些的人家还养牲畜驮运挣钱。我从七八岁就赶牲畜驮东西，开始时往地里驮粪，在家由母亲帮我装好，我跟着驴子到地里再由在地里干活的父亲卸下来。驮庄稼是在地里由父亲帮我装好，驮回家里再由母亲帮卸下来。到十二三岁，装卸和赶驴我一人就都会干了。

除了牲畜驮，用肩膀担和二人抬也是重要的运输方法。那时村里一般家庭都有栅筐，这是荆条编成的方筐，四角编进四根米把长的硬木棍，上头用麻绳或铁丝栓在一起，上面再栓一个套，用时前后各一个用扁担担在肩上。这是昔日重要的运输工具和运输方法。种地运粪、秋收运庄稼、到远处买煤等很多东西都是用栅筐担，如果担干柴类就是把干柴捆好，用扁担一头插上一捆担在肩上。我印象最深的是担水，我从十四五岁就从井台往家担水。一担水六七十斤，一口气到不了家，半路还得歇两歇。一九五五年，我高小毕业后在农业社干了二年农活，春天点花生、栽白薯、点玉米，都是靠人担水。那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和社员们一起担着六七十斤的两桶水，爬坡过沟，几百上千米不歇一歇，一干就是一个多月，肩膀磨出厚厚的胼子。

二人抬大筐也是那时人们常用的运输方法，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石河石子

厂的石子用马车拉到我村火车道旁的货场后，需装卸队用大口儿水缸形对着拴两根人字形麻绳用来插杠子的荆筐往火车上抬，大筐是那时火车装卸队的主要工具，二人一人一把大铁锨往大筐里装，装满后，二人抬着二百来斤的石子，登着一到三节的木板跳，颤颤悠悠爬着坡往火车上抬。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下雪，火车来了就得干，还必须按时完成。虽然又苦又累，但因挣钱较多，我和哥哥多次干过这活。

背筐背也是那时常用的一种运输方法，背筐是一尺左右深一尺多，一面较平的荆筐。安一根侧 U 字形的木棍。人背在一个肩上，重物装筐里就够重了。轻物如秸杆、草类装到筐里，再用麻绳刹紧，也能背个几十斤、上百斤的东西，在运输上起一定作用。

篮子扛也是昔日常用的运输办法，是把篮子系儿扛在肘弯里，运一些东西。多是一些短距离，如摘菜、拾庄稼、为庄稼施肥等，由妇女和小孩子来干的活。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吴庄及附近的道路和运输飞速发展，1954 年京周公路建成，1956 年适应四〇一所的建设，从京周路沿村路口与良坨铁路并行往四〇一所修了一条柏油路，不久又修到了坨里，继而修到了河北。两条柏油路的修建，奠定了吴庄及附近的现代道路的骨架，极大改善了原来的道路交通。1975 年又从小董村路口往燕化修起了大件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庄道路建设进一步加快，京周路和沿河路一次次改造升级，新建了大董村到窦店方向、大紫草坞到琉璃河方向、炒米店到窑上方向、沿村到崇各庄方向等多条柏油路，特别是 1990 年又建成了京石高速，使家乡附近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随着社会进步、道路交通的改善和发达，运输方式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京周路、沿河路建成不久，吴庄村及坨里、河北很快通了长途客运。一辈子、几十年没到过北京的山里人、村里人，可以很容易的到北京逛逛了。1956 年，刚成立不久的农业社买了我村第一辆胶轮大马车，以后逐年增加。为运输方便胶轮手推车迅速推广，马车和胶轮手推车的大量使用，使牲畜驮运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村民肩担、背背的繁重劳动大大减少。卷扬机、传送带的逐步使用，使肩抬装卸日益减少，并最终绝迹。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扶拖拉机出现并迅速推广，四轮拖拉机、大型胶轮拖拉机很快相继进村，运输实现了向机械化的转变。九十年代以后，载重汽车进入部分家庭、继而轿车又成为村民常见的东西。新世纪以后，特别是北京奥运以后，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村村通公交，村里人的交通出行和城里人已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刘树霖：原区商委助理调研员